

一样的高温天，不一样的过法，一起看：

# 老底子马陆人 怎么战高温？

【编者按】这些日子，上海的天气迎来了“高温炙烤”模式。连续多日的高温让整个城市变成了火炉。空调和冰箱成了人们度夏必备神器。

那么，若干年前，电扇都不多，更遑论空调，人们在那个年代是怎么熬过来的？本次专版记者邀请了一些“过来人”，谈谈自己那个年代的夏日经历，以飨读者。

## 【50年前村民如何度盛夏】

50年前，没有家用电器，普通老百姓是怎么度过盛夏的呢？一是蒲扇，基本是家家必备的消暑用品。蒲扇价钱不贵，但老百姓非常珍惜，由于蒲扇外表一样，容易被别人拿错，有人家就在蒲扇上写上姓名，字是毛笔写的，用火灸一下，擦去墨迹，留下的姓名就无法更改了。我的族兄张福源有点文化，还在扇上优雅地写两句“六月不借扇，借扇要过八月半”，少年的我，从这句诗中懂了，我们嘉定地区结束难熬的酷暑在农历八月半后。

第二个办法，汰冷水浴，用嘉定话来说又叫“爬冷水浴”，像男性中的青少年，一个夏天基本上靠游泳即“汰冷水浴”洗澡，热水的澡基本无缘享用。不会游泳的妇女、老人也常在水桥边，用清凉的河水洗头、擦身。当时，每个村庄的河流都

清澈见底的。

客堂和弄堂是农村人度夏的最爱，农村的客堂由于房屋又进又深，加上四面通风，村民们做家务、休息在此居多。弄堂是两个墙房之间的空隙，一般有一公尺多的宽度，由于狭长，平时少见阳光，弄堂里有风比较凉快，是小孩们休息、做暑假作业的好地方。

晚上的日子比较难熬，每天乘凉到很晚实是无奈，10点、11点睡觉是家常便饭，有的人搁一门板，干脆被单一裹，睡露天了。但有经验的村民告知，睡露天是很容易得病的。盛夏的饮料基本没有的，喝白开水是不错的，条件好的生产队烧一点大麦茶，热得受不了，农民喝生的井水倒是常有的。

张其奎

## 【记忆中的夏天】

出了梅雨季，持续的高温，恰是夏天给的下马威。对于年过半百的人来说，和如今空调底下乘乘凉便过去了的夏天不同，物资匮乏的儿童时代，真正是应了马陆那句谚语：“小暑交大暑，热得无遮处”。

盛夏是农村的“双抢”季节，这个时候，家里的大人早早就起床去农田拔秧了。为防蚊叮虫咬，他们会头戴草帽，脚穿农田靴，身着厚实的棉布长袖衣服，低头坐在低矮的拔秧凳上，一干就是几个小时，手指被农田水浸泡得根根发白，指缝间冷不丁的还有蚂蟥附着。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，被热醒的“小鬼头”自然扛起了烧早饭的任务，赶紧在大灶头上将粥烧好、盛好、凉好，等着爸爸妈妈回家一起吃。

因为农忙，为了节约时间，那时候会一早就把午饭做好，高温容易导致食物变质，可家家没有冰箱，怎么办？大人们会先将饭打松装进饭篮里，再将饭篮挂在家中最通风的地方。做饭剩在锅中的锅巴也有妙用，用两把柴团烧热锅底，倒进满满的井水烧开，就成了“铲刀茶”，将水舀到大钵头里，放上一把钝勺，这一钵头水就是一家人喝一整天的水了。

一天终于迎来悠闲的晚上。大人会从

井里打起几桶水，泼在自家的大门口前的场地上，瞬间场地会清凉许多，考究一点的家庭，会在上风口点燃一堆菜籽壳，让它慢慢熏着，把蚊虫驱走。然后，摆上2条长凳、一扇门板，或是一张春凳、竹榻、小圆台、小方凳，端上饭菜，一家人晚饭即将开始。此时母亲们都会走到自家的酱缸边，用竹筷挑起一根酱瓜，一手抓住酱瓜一头，一手用筷子由上往下夹干净酱瓜上的酱，将酱瓜撕成一段段供家人们享用，“提酱瓜”很有讲究，一定要待暴晒一天酱缸内的酱完全冷却方可取，不然，那个酱容易坏掉。现在民间有着“五样六样，不及螺蛳炖酱”一说，足以说明酱的鲜美无比。

晚饭后纳凉，这时父亲会小心翼翼从井里捞出之前沉入的西瓜，一片片切开，一口下去，一股清凉直达心底。母亲也将斩好的芦粟、煮熟的玉米、洗净的番茄也一一端出，看到这些可口的食物，孩子会高兴地雀跃欢呼。夜幕降临了，左邻右舍们摇着蒲扇到处串门，见吃什么吃什么，周边的孩子也聚集在一起，或是追逐嬉戏、或是围坐在大人的身边听他们嘎着不着天际的讪胡……

浦蕴霞

## 【客堂间的夏季生活】

当时的夏天，对我们这一群小朋友来说，既是乐又是忧。乐的是终于能放下书包，放下考试的烦恼，躲进客堂间，开始享受这长达两个月的暑期生活；忧的是口袋里往往没有一块钱，去买一支只能用“极爽”来形容的盐水棒冰。

夏季的中午，天气尤为炎热，我总是邀请我的小伙伴来到我家打开三页吊扇，围坐在长板凳边，从冰箱内拿出几块冰块，每个人嘴里含上一块，那时候我一直觉得吃冰块也算是一种享受。听爸爸妈妈说，在他们的那个时代，觉得家里拥有冰箱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，更别提空调

说。小时候，我总是喜欢偷偷打开冰箱门，将小手凑近出风口，迎面而来的凉气，让我将整个夏天的酷热忘却脑后。就记得有一次忘记把冰箱门关上，一个下午后，整个客堂间散发出浓浓的馊臭味，于是乎，我的屁股被打的像烂柿子，即便如此，客堂间的电冰箱依旧成为了我夏天最喜欢的“去处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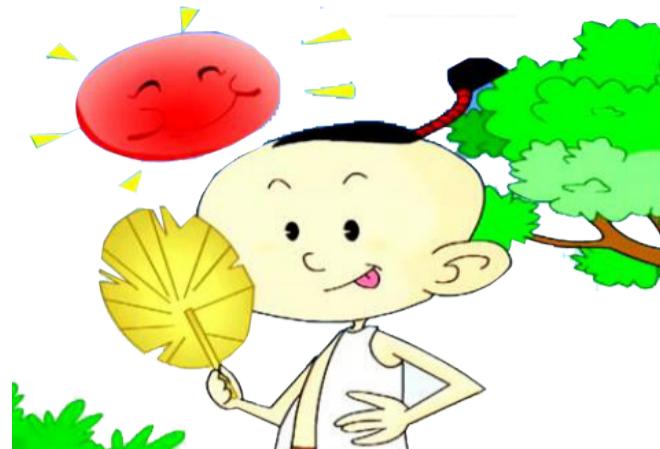
客堂间里的夏季生活永远是那么简简单单，平平凡凡，没有入口即化的哈根达斯，没有大匹的立式空调，但有一场关于童年的梦。

王程强

## 【第一个空调】

某个暑假的一天，爸爸在我的百般哀求之下终于答应在家中买空调，清晰地记得，爸爸带我去的是位于高昌路的空调专

卖店，爸爸和店员讨论着型号、功能，我便一个人好奇地打量着这些白色的“家伙”。下午安装师傅便送货上门了，看着



他忙里忙外的安装、调试，顿时心里一阵敬佩。当天晚上，我们全家终于不是在夜色中摇着蒲扇乘风凉，而是早早地进入房间内打开了空调，一阵阵凉风袭来，赶走了暑气难消的闷热感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便把好友们都聚集在我家，稀奇地分享着家里的新玩意儿，看到好友们羡慕的眼神，小小人儿的满足感顿时爆了棚。到了下午，即使天热得很，我们也是要跳皮筋的。女孩儿们最爱的就是

是凑在一起跳“刘胡兰”、“马兰花”或“小白菜”，先清点一下人数，然后开始分队，通过“手心手背”的方式，分成两队。“马兰开花二十一。二五六，二五七……”此起彼伏的叫声、闹声和笑声萦绕在耳。

我们儿时的快乐很简单，家里第一次装空调是一种快乐，能在一起跳皮筋也是一种幸福，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，空调已经是最基本的配置，皮筋对他们来说也很陌生了。

朱熙

## 【汰冷水浴】

汰冷水浴是本地人的俗称，通用的官方语言就是游泳。几十年前乡村的所有河道水质绝对一流，所以汰冷水浴绝对没有问题。

儿时的汰冷水浴，出于几种原因。一是天太热，身上发烫，出于消暑的需要。二是男孩嘛，喜欢戏水，几个小伙伴一起下水打打闹闹很是开心。三是在戏水中做一些捞虾摸蚌的活计，在玩水的同时或许能为家人筹措一顿美味的河鲜。

对大多数小伙伴而言，汰冷水浴是瞒着父母进行的地下活动。父母禁止小孩私自汰冷水浴的行为主要是出于安全考虑，担心在没有大人看护的情况下发生溺水意外。记得一次午饭后按事先的约定，在村后的小河边集中，正当我们玩得忘乎所以时，突然河岸上出现了几个手拿长竹竿的家长，一边打水一边叫骂着“小棺材，你寻死啊”。一见这情况，小伙伴们像一群鸭子似地向家长们站立的彼岸靠拢，家长们只能在隔岸干着急。突然我看到了我的婶娘也在这个人群中。婶娘是来教训我的，

因为我父母双亡，她是担心我的安危才来的，我再没心没肺也不能驳了她的面子。于是光着屁股，溜溜地上了岸。这样的猫鼠游戏在一个夏季不知要上演多少回。

汰了几个夏天的冷水浴，水性进步不大，因为小伙伴中没有一个精于此道。我们用于自我保护的器具或是一块平凡（船舱板）或是一只木水桶。汽车内胎、救生圈是多年以后才看到的“高档”器材。平凡的用法比较直观，单手搭在板上，另一只手在板下划水，如双手搭在板上则只能全靠双脚划水了，而水桶的使用必须双手将木桶反扣在水面上使桶底朝天，里面有空气以增大浮力。用这样的防护器材游泳，双手空不出来只能用脚打水，水花很大，但又不敢到河心中央，只能在离岸不远的地方扑腾。

多年后我在部队服役，为了战备需要，某一年夏天在浙江富春畔专门开展了游泳训练，那时我才从一只旱鸭子成为达标的游泳能手。

印嘉华

## 【牛车棚里嘎讪胡】

夏日炎炎，酷暑难挡，唯一的降温工具是手里拿着一把蒲扇，扇出一点凉风。家中七八口人挤在低矮的小屋里，人就像在蒸笼里蒸，热得浑身是汗。一到中午，大人们有的在树荫下或竹林里乘凉，有的在河浜里游泳，我们小孩子上身赤膊，下身穿一条短裤到处乱窜，也顾不得太阳的炙烤。

到哪里去避暑呢？眼珠子一转，有了，农田里的牛车棚。我一挥手，六七个孩童一窝蜂地来到了牛车棚。这牛车棚，好似蘑菇形的凉亭，又像一把巨大的天然遮阳伞。车棚顶上铺的是稻柴，隔热效果好，车棚四周是敞开的，只要田野里有风，车棚里就会有风，十分阴凉。于是，车棚就变成了我们夏天的避暑胜地。

车棚底座上有木制的巨大的圆盘，可坐可卧，可以转动，可以坐在盘面上聊天、打扑克、玩游戏。嘴巴渴了，大家推一下

转盘，从河里抽点水上来，两手一捧，就直接可以喝。

大伙儿围着转盘坐下来，东拉西扯，谁家的小猫偷鱼吃，谁家的母鸡下了双黄蛋，谁家的黄狗偷吃了腊肉。有人添油加醋说起了新闻，昨晚村东头的赵老头把短裤褪到了肚脐眼，被张老太看见痛骂了一顿：“依只老棺材骚煞脱了！”赵老头可不是好惹的，不依不饶：“依只老太婆，偷看男人，不要脸，我热煞脱了，我脱光了也不管你的事，去管好你自家男人吧！”大家听了下巴骨差点掉下来，笑得眼泪水嗒嗒滴。

时光匆匆，一晃70多年过去了，昔日的小伙伴如今都已成白发苍苍的老伙伴了。回忆起牛车棚里嘎讪胡的情景，仿佛就在眼前。难忘农田里的牛车棚，你曾经是我童年时代避暑的乐园。

陈耀华

## 【弄堂风 竹园影】

马陆有王家弄、赵家弄、竹园弄等地名。

其实村村宅宅都有弄堂。像我家原先有南北向的横屋，厢房靠着一片大竹园，中间就成了一条弄堂。斜斜的屋檐与密密的竹林把弄堂护卫着不让骄阳进入。所以当客堂门前家沿石被晒得滚烫滚烫时，弄堂里却阴凉无比。加上北边泾湾里的三叉河流水风一阵又一阵地汇聚着灌进弄堂，人们常常会惊叹：“哇！弄堂风。”

竹园也是孩子们的避暑胜地，竹径幽深。那时我能顺杆爬到顶，两脚绞成三角形做出坐姿，然后放开双手，任竹竿东摇西晃，险象环生，却是独树一帜，骄傲无比。当然，阿明、小阿龙他们也能在竹竿上翻筋斗、荡秋千，小手小脚空中舞，千姿百态，各有绝招。

风来笑有声，独怕主人到。

陈兴龙